

## “撮弄”、“爨弄”小考

王 健

“撮弄”是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一个名词。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“西湖游幸”条云：“歌妓舞鬟，严妆自衒，以待招呼者，谓之‘水仙子’。至于吹弹、舞拍、杂剧、杂扮、撮弄、胜花、泥丸、鼓板、投壶、花弹、蹴鞠、分茶……不可指数，总谓之‘赶趁人’。”在这段文字记载里，作者只是给我们举出了“撮弄”这个名称，而其具体内容则未加说明；不过从与“撮弄”相并列的许多名目看，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，大概是没有问题的。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另有“爨弄”一词。该书卷二十五“院本名目”条云：“唐有传奇，宋有戏曲、唱译、词说，金有院本、杂剧、诸宫调。国朝院本、杂剧始厘而二之。院本则五人：一曰副净，古谓之参军。一曰副末，古谓之苍鹘；鹘能击禽鸟，末可打副净，故云。一曰引戏。一曰末泥。一曰孤装。又谓之五花爨弄。或曰：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，衣装鞮履巾裹，傅粉墨，举动如此，使优人效之以为戏。”拿陶氏这段话与上引周密的记载相较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：第一、爨弄和撮弄是不是一个词？按《广韵》音，“爨”为“七乱切”，“撮”为“仓括切”，都是山摄合口一等字，并同属清母。《康熙字典》卯集中“撮”字条引《集韵》、《韵会》云：“粗括切，并窜入声”。而“爨”和“窜”又是同音字，因此，“爨”之与“撮”，只是声调有去入之别。在宋元之际入声逐渐趋于消失的情况下，两者实际上变成了同音字。故“爨弄”与“撮弄”，不过是同一个词

的异形罢了。第二，两者既然是一词异形，那么，它们所指的对象是否完全相同呢？如单从上面引用的两段文字看，周密将“撮弄”与“吹弹、舞拍、杂剧、杂扮”等相提并论，而陶宗仪所谓“爨弄”，则显然是杂剧，院本的别名，两者似有范围大小之别。但联系《辍耕录》的下文看，陶氏的“爨弄”一词，实际也有广狭二义：广义即指院本，其前所冠“五花”字样，是指它是由五个角色扮演，而演出内容又不止一端；狭义则仅指院本中表演形式之一种。因为作者所开列的院本名目，计有“上皇院本、题目院本、霸王院本、诸杂大小院本、院么、诸杂院爨、冲撞引首、拴搐艳段、打略拴搐、诸杂砌”等十种，而以“爨”为名的“诸杂院爨”只是其中之一。由此可见，周密所谓“撮弄”，大体上只相当于陶宗仪狭义的“爨”或“爨弄”。

在我国古代繁复的戏曲样式中，“撮弄”是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表演形式呢？张庚同志在《戏曲的形成》一文中说：“根据《庄家不识勾栏》的描写，‘爨’是最前面演出的，后面接着就是‘院本’《调风月》。在这里，‘爨’所摆的地位恰恰相当于‘艳段’。在元明之际，人们把‘爨’和‘艳段’并成一个名词，叫‘艳爨’，可见‘爨’乃是一种‘艳段。’（《文艺研究》1979年第3期）这里所谓“艳段”，即在正剧之前一种简短的表演，略似现代相声、大鼓、快书的“段子”，或旧戏曲中的“跳加官”之类。至于表演的具体内容，除了既歌且舞并时或掺入一些插科打诨之外，似尚有杂技、杂耍以至幻术之类。这从《辍耕录》所载“变二郎爨”、“断朱温爨”、“三跳涧爨”、“煎布衫爨”、“跳布袋爨”等名目中，不难推见一个大概。

明代传奇中对于“撮弄”的演出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记述。《六十种曲》单本《蕉帕记》剧三：“（中净扮撮弄，老旦扮打锣女人持马铃刀、弹弓上，中净）列位相公在上，看小的做一会把戏讨赏。（净）妙，妙，你有什么本事？（中净带做介）卖解单身控。（生）会走马的了。（中净）千钧只手拿。（小生）是有手力的了。（中净）各刀任把

青锋插。(净)妙，怕人！”作者在有关人物动作的文字提示中用的是“撮弄”一词，而剧中人的道白却称“把戏”，可见“撮弄”与“把戏”同义，说明这是一种伎艺兼带幻术的表演。又无名氏《四贤记》剧十五：“(丑)小人乌六秃，飞梁走柱，撮弄尤佳……(丑做撮弄介)急急鸣锣，三套圈儿变幻多：撮出金莲独步，一斗黄梁，半匹红罗，再撮出普陀山上白鹦哥，又撮出蓬莱山上神仙果。(净)妙，妙，撮得干净！”这又显然是以幻术为主的表演。另高则诚《琵琶记》剧二十六拐儿自述云：“果然来无迹，去无踪，对面骗人如撮弄。”可作“撮弄”是以幻术为主的一种表演形式之佐证。凡此种种，都说明撮弄的演出已和今天的杂技、魔术十分接近了。

### 推荐《走向世界丛书》

这部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印。第一辑十册，收书十二种，已经出齐；第二辑也出了两册三种。所收的书，是近代中国人到西方出使或者游历的有关记录。

这些书的作者，有主张“师夷长技”的洋务派，有倡议“革旧图新”的维新派，尽管他们的识见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但在如何学习长处、如何抵制危害这些问题上，还是提出了不少值得今天作为启发或者借鉴的东西。这也是选印这一批旧籍的主旨。

这些书的内容，涉及我国当时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学术各方面，又具体地反映了作者的观点。对于近代史工作者，它是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

它不仅有关各国风土人情与外交往来的记述，还涉及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。对研究近代世界史、国际关系史以至科学技术史，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作为一般读物，这些书大都属于当时的第一流作品，有几位作者是风靡一时的大手笔。而用文言记述西方科学技术和风物制度，对学习古汉语的读者甚至在词汇上也很扩大眼界。

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同志，给每一册都写了一篇评介。写得不平板，能给人以新奇的感受，而且在评介本书之外向读者介绍一些中西交通的掌故。这也就使得这部丛书更能获得读者的欢迎。

· 长 弓 ·